

官员的焦虑来源于“晋升压力”,知识阶层的焦虑则来自教学和科研机构中的“官僚化”

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专利”

学生担心毕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白领担心买房子、结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等一系列问题;农民工担心拖欠工钱;工人担心下岗;离退休人员担心待遇不能兑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的加剧,焦虑早已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或者说,“弱势群体”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某一阶段都成为了“弱势群体”,似乎总有原因让我们感到不安。

比如,官员的焦虑来源于“晋升压力”。某些单位、部门存在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一些人逐渐失去努力的方向感和价值感,进而产生郁闷或焦虑,失去信念与价值导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变成了“圈子里”的“弱势群体”。

知识阶层的焦虑则来自某些教学和科研机构中的“官僚化”。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些机构中,“先当官后有学问”成为常态,当官以后基本占有了所有学术资源,职务职称、研究项目、出国访问、开学术会议当仁不让,博个“学术虚名”绰绰有余。同时,学术界的浮躁使学术造假、“拼书”混职称,并非个别的现象。

焦虑的阴影,让越来越多的人无处可逃。那么,该如何看待群体焦虑,又该采取何种方式来让民众获得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呢?

近日,根据《环球》杂志联合某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在参与投票的24743名网民中,有62.33%的人表示明显感受到压力的存在,并正在为此而焦虑不安;同时,作为公司职员和企业员工的社会群体,被36.02%的网友认为是最容易焦虑的群体。

许多社会群体都感到焦虑

学生担心毕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白领担心买房子、结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等一系列问题;农民工担心拖欠工钱;工人担心下岗;离退休人员担心待遇不能兑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的加剧,焦虑早已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或者说,“弱势群体”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某一阶段都成为了“弱势群体”,似乎总有原因让我们感到不安。

比如,官员的焦虑来源于“晋升压力”。某些单位、些部门存在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一些人逐渐失去努力的方向感和价值感,进而产生郁闷或焦虑,失去信念与价值导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变成了“圈子里”的“弱势群体”。

知识阶层的焦虑则来自某些教学和科研机构中的“官僚化”。现实的情况是在某些机构中,“先当官后有学问”成为常态,当官以后基本占有了所有学术资源,职务职称、研究项目、出国访问、开学术会议当仁不让,博个“学术虚名”绰绰有余。同时,学术界的浮躁使学术造假、“拼书”混职称,成为并非个别的现象。

焦虑的阴影,让越来越多的人无处可逃。那么,该如何看待群体焦虑,又该采取何种方式来让民众获得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呢?

近来,一段名为《我今年二十七八岁》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得到了网友的热捧。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不再乱买东西,月底开始算计,还了信用卡,开销多少,还剩下多少,该开始攒钱买房子了……我今年二十七八岁,明明很想哭,却还在笑;明明很在乎,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留下,却坚定地说要离开;明明很痛苦,却偏偏说自己很幸福……”

歌词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迷茫,在金钱、事业方面的无助与无奈,让这个群体对自己的未来无法有明确的方向,同时,也正是这种不确定,从另一个侧面,也无形中激发了年轻人勇敢面对未来,开创事业的勇气和智慧。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为什么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弱势群体’,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也许就像歌词中所说的,‘月底开始算计’……要去‘开始攒钱买房子’,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赖以栖身的住处,也许就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了首付、为了还贷,让本应满身的抱负成为了满身的‘包袱’,工作不再是为了个人的理想,而是成为了还贷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这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在社会中会呈现集体焦虑,在工作中会出现郁闷、浮躁、近视、麻木、不认真、不负责任的现象,出现一些人把作假、造假、说假话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把严肃的事情娱乐化的现象。”

同时,由于自己的栖身之地也许会因为不能按时还款等因素而失去,更加重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人们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是否能够干得长久,是否在漫长的还款期限能够平安无事……

竹立家教授认为,要改变这种普遍的“弱势群体”心态,改变社会

的普遍“焦虑”状况,实现一个有“安全感”、“归属感”的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一剂治根良药。体现出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上,就是要在全社会保证“个体的基本权利”。

社会是否公平 人们会从自己的角度比较

“招聘计划与条件:招聘名额1名,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大学英语四级,屏南户籍,女,年龄25周岁以下……”

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这则被称为“量身招聘”的启事一出,即引起舆论的哗然,在网友和媒体的质疑声中,屏南县财政局局长游代进2010年11月25日以“工作失职”为由向县政府递交辞职报告,被聘用者之父、福建省宁德市副厅级官员陈辉2010年11月25日晚在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达了“对社会公众的深深歉意”。

在网络调查中,当被问及应如何应对自身及社会安全感缺失的问题时,参与投票的网友中,有38%的网民表达了对“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呼唤。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尹文刚认为,“‘不公平’现象对社会而言是很大的问题。贫富差距虽大,但如果让人们感觉到只要通过努力就能够成功的话,就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也就是说,要让社会公正,让机会平等,让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地自我努力,最终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人们的心态就会处于平和。”

我们可以观察到,当面对私企老板的富有时,社会民众一般不会产生强烈的分配不公方面的想法;而国企就不同,由于国企中高层占有较多的公共资源,会让人们觉得不公平。

尹文刚举例说,“同样是以招聘为例,我有一个朋友行动有障碍,他去报考英国的一家媒体公司,和正常的应聘者共同参与竞争,结果他通过考试,被录取了。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录取环节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平就体现在,招聘一方不会因为他是残障人士就会给予超出范围的特殊照顾,也不会去歧视他,一切皆以能否胜任工作为标准。”

有学者说,社会公平需要政府来操作,但人们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每人心中都有一个分子分母的比值,分母就是他们付出的,分子就是他们得到的。人的发展需要公平的环境,公平的发展趋势就是他认为他付出的和得到的跟别人付出的和得到的并不悬殊。

非“钱”勿扰的婚姻观

“宁在宝马中哭泣,不在自行车上微笑”。当一位长相很帅气的男嘉宾说自己曾谈过七八个女朋友的时候,马诺坦言:“还没有我的零头多呢!”

因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而走红的女嘉宾马诺,她在节目中的话语已经被当作“语录”流传。嘲讽也罢,应和也好,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作为婚姻基础的感情因素,正在无情地被诸如房子、车子、票子等外在因素所冲击。婚姻,正在成为社会资源再度分配的一种手段。

很多专家认为,不得不承认,随着不断膨胀的物欲,人们在追赶“幸福”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幸福。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对物质的追求,正在逐渐被片面地理解为幸福的全部,惟“钱”是举,



跑步“钱”进,个人如若对关系终生幸福的婚姻尚且持此种态度,更何谈对他人、对社会整体价值的塑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阎雨说:“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革都是以文化和思想的突破、创新、变革为基础。面对经济转型的焦虑及社会心态的躁动,重塑社会价值,全面纠正拜金主义,就显得迫在眉睫。”

物欲横流不会带来幸福,反而让人更加焦虑和浮躁,无产者渴望财富,有产者欲壑难填。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秩序的混乱、信用的缺失、收入差距的扩大等无序现象又成为经济转型的阻力,这些都是产生社会焦虑的基本原因。

有学者说:“全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用仁、义、礼、智、信等历经千年的东方智慧来启迪当代民智,让社会价值得到回归,取百家精华为统筹,结合社会发展新需求,使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得到激活和再造,这必然会为社会价值取向导航,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社会焦虑和浮躁。”

有了安全感 才能不焦虑

前一段时间,某歌星参加北京市交管局春晚,为了取回遗忘的演出服,警车为其助理开道,享受了如此礼遇之后,她将此事在微博上进行炫耀,更表示“交警这时不用啥时用啊!”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2011年2月22日的晚高峰,“帮帮我,孩子血还没止住”。北京市西城交通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位孩子父亲的求救电话后,迅速组织警力,终于在复兴门桥北找到了运送受伤孩子的面包车,此时,他们正被堵在路上。在交警摩托车的引导下,他们在短短12分钟车内到达了积水潭医院。对此,媒体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警车象征着法律的威严,闪烁的警灯和呼啸的警报背后,理应是等待着人民警察去匡扶的正义。然而,当为女星取回演出服而开道的事件被披露之后,司机们怀疑自己对公权力的尊重是否被利用;同时,当通过交通台听到求助信息的司机们,纷纷主动为引导摩托让路,保证受伤男孩迅速到达医院,也反映了大家对正确利用公权力的期待和认同。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民众的焦虑和安全感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权利的‘贫困’。要落实公民权利,就要通过抑制特权来缩小贫富差距和腐败现象,让中国社会得到更加平衡、均衡的发展。”

总体来讲,应保障民众有更多的发言权、话语权、民主监督的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以及获得相应

待遇的权利等等。同时,还应加强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着力点应放在养老和全民医疗这两个方面。

中国目前的养老基金只占GDP的6%左右,只有2.3亿人拥有养老保险,而发达国家养老金占GDP的50%左右,所以中国养老金的缺口是巨大的。农村在推行各种新型养老制度,但大部分水平较低,还处于实验的阶段,根据数据统计,可以说将近80%的人还没有养老保障,而只是通过土地作为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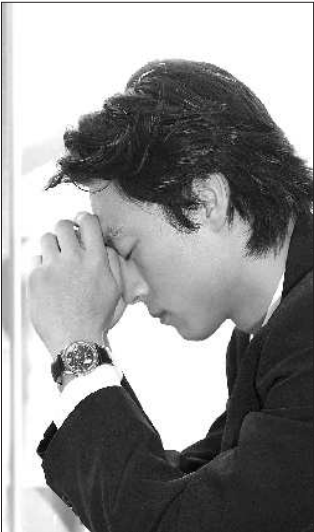
在医疗方面,最理想的是建立一个全民免费的医疗制度,其实这不需要巨额支出,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在现有基础上多支出两三千亿。中国的财政收入2010年超过8万亿,这么庞大的财政收入,两三千亿的投入是没有问题的。

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在2010年8月中旬,抽取来自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的4800名居民进行调查后,所形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七成半被调查者自认“幸福”。

但与此同时,《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撰写人王俊秀表示,该报告所涉及的,是受调查者笼统的幸福感受,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幸福感”调查。

在谈到安全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王俊秀提出,安全感的缺失必然导致幸福感的降低,但具备了安全感,并不一定会达到幸福的状态,因为幸福感包括的方面很多,包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也包括人的精神状态,受到尊重的程度等精神层面。政府应该去做些切实的工作,为公民提供一个有安全感的生活。比如,提供基础的生活保障需要,以及为全社会创造一个具备良好风气的生活氛围等等。

(摘自于《环球》杂志 作者 冯琦)



(资料片)